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我以為不然，不管我們在那一面登陸，都無法逃過他的監視，可是在西面被他發覺的可能還少一點，越是人家認為萬無一失的地方，漏洞也越多！」

南海漁人想了一下，突然浩歎道：「對！我上次也是暗探就是怕與他正面衝突，從東岸進去，結果還沒有走近他所居所三里，就被他攔住在一處未曾設防的地方，兵法所謂虛則實之，實則虛之，老弟深得其中三昧，你這份才闖江湖太可惜了，若是坐科比，怕不是個廟堂大將之選……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「前輩太過獎了，我不過是照著人情之常，設身處地而亂加揣測而已，走江湖論私鬥不比用兵，我也沒這份才情……」

南海漁人搖頭道：「不然，天下事皆出一理，由小可以觀大。」

金蒲孤卻正色道：「這不同，我這個作法是在冒險，萬一所料不中，最多死一、二人而已，假如我身為將帥，成敗關係著無數人的性命，我一定要採取最穩當的步驟，當日司馬懿明知孔明擺的是空城計，仍不敢冒險前進，後世批評他怯懦，我獨認為他明智，奪一孤城何足輕重，幾萬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！」

南海漁人怔了一怔，繼又輕輕一歎道：「老弟，我不敢再對你說什麼，倒是有機會見到劉素客的話，可以對他進一句忠言，仁者無敵，智勇何足論哉，他若是能明白這個道理，天下就太平了！」

金蒲孤也輕歎道：「就是怕他不明白，否則我們又何須作這一次崇明之行！」

南海漁人一言不發，划動魚翅，繞出崇明島外，再掉頭向西方進行，儘管舟行甚速，已經費了不少時間。

島越來越近，漸漸地可以望見岸上的一切了，那是一片懸崖，崖下是縱橫的亂石海灘，亂石上叢生許多貝殼，鋒利的邊緣刀口一般銳利，任何人都不會利用這個地方作登陸的目標！

因為海浪不住地衝擊，操舟的人根本無法控制舟行的方向，撞上那些亂石，一定是舟覆人亡。

然後他們這一艘魚皮的輕舟卻正好克服了這種困難，柔軟的鯊皮不懼任何衝擊，藉著海浪的推送，使他們順利地登上了海岸，棄舟登陸後，南海漁人獨自將小舟拖了起來，藏在一個窟洞中。

兩人才結束一下身上的裝備，金蒲孤長箭控弦，南海漁人也執著他那根視同性命的釣竿，開始尋找登陸上崖的路，找了很久，

他們才發現一條隱秘的小徑！

其實那已經不能算是通路了，祇在亂石羅列中略略有個人攀登的痕跡而已，可是他們卻毫不猶疑地循跡而上。

走不了幾步，忽然聽見上面有人談話的聲音，兩人立刻找了一塊岩石躲了起來，片刻之後，上面的談話聲卻越來越清楚了，首先是一個清晰的童音道：

「姊姊，今天來的那幾個女的真的不起，爺爺自負琴棋書畫四絕，居然全給人家比下去了，你為什麼不跟她們拼一下呢！」

接著這是一個少女的聲音道：

「我才瞧不起她們呢！一個個都是妖精怪狀，我想她們一定都不是好人……」

那童音的聲音卻笑著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她們都比你長得好，所以你不高興……」

少女的聲音叱道：「弟弟！你胡說……」

男童的聲音笑著道：「我一點都不胡說，她們是比你好看，你一向認為自己了不起，今天可碰上對手了……」

少女叫道：「你再胡說八道就要揍人了！」

男童也叫道：

「你祇會欺負我，有本事跟人家去比，琴棋書畫，我敢保證你一樣都不行……」

接著是拍的一聲，大概是那個少女打了男童一下，因此男童哭道：

「醜八怪！不要臉，自己比不過人家，祇會欺負我，你以為我好欺負是不是……我跟你拼了……」 (九十六)

神尾秀子整個人都快站不穩了，但是她仍緊貼著牆壁，用那瘋狂的雙眼看著在場的每一個人。

「是的，都是我不好，這一切都是因為我的畸戀而引起的。十九年前的事和這個月以來所發生的每一件事，全都是因我而起！」

神尾秀子怒吼道：

這時，她手中的毛線袋突然發出轟然巨響，原來袋子裡藏著一把手槍。

她連續發射了兩三顆子彈，祇見坐在神尾秀子正對面的大道寺欣造突然站了起來，哪牙咧嘴地瞪著神尾秀子。

緊接著，鮮血從他的胸膛向外噴出，他搖搖晃晃地走了兩三步，不久便如木樁般地倒在那把月琴上面。

「神尾老師，別做傻事！」

金田一耕助大吼一聲。

「啊！不要！」

就在金田一耕助大叫的同時，智子也向前跑了兩三步。

「智子小姐，請你原諒我。」

毛線袋裡又射出兩三發子彈，不過這回槍口指的不是別人，而是神尾秀子自己，沒一會兒，她便軟巴巴地倒在大道寺欣造的身上。

兩人的鮮血再度將十九年前那把沾血的月琴染成鮮紅色。

在場的人都愣住了，呆呆望著眼前的這兩具屍體。忽然，遠處傳來伊波良平慌張、驚愕的叫聲：



「老爺、智子小姐！快來啊！老夫人……老夫人不行了……」

極度的驚愕與打擊使得智子感到眼前的景物開始晃動起來。她昏倒在街市上的刑警的臂膀裡。

第三章 紅色毛線球

令人膽戰心寒的幾天終於過去了，蜂擁而至的警方辦案人員和新聞人員也陸續離去，月琴島又恢復了昔日的恬靜。

這一天，寫代、文彥和伊波良平準備帶著大道寺欣造的骨灰回東京舉行葬禮。

照理說，智子應該跟他們一同返回東京，可是一連串的打擊令她有些喘不過氣來，而且外祖母剛剛謝世，也同樣需要人料理後事。

智子無法同行，讓文彥非常失望。

「姐姐，你一定要來東京哦！不然，我、我……會很難過的。」

他要賴似地哭了起來。

雖然文彥的性格中總有些令智子不安的因素，可是這個跟她毫無血緣關係的弟弟，有時又讓人覺得愛憐。

「嗯，你放心，我會去的。姐姐現在已經無家可歸了，到時候，你會讓姐姐住下來嗎？」

「你說什麼話嘛！東京的家，不就是姐姐的家嗎？」

文彥頓時覺得舒坦多了，他高興地說：「那麼我先回去了，姐姐也要早一點回來哦！」

「是啊！智子小姐一定會回來的！」

寫代也在一旁幫腔。

「寫代，謝謝你。等我身體好一些，情緒穩定之後，我就會去東京的。因為這個家裡，已經沒有外婆和神尾老師了。」 (一四二)

招魂

倪匡

可是，正當她們那樣想的時候，櫃門卻被拉開了，而且出乎意料之外，打開的，並不是櫃門，而是一隻十分大的抽屜，被她們一下子拉開了一公尺左右，而看那櫃子的厚度，那抽屜的長度，至少超過兩公尺。

（當她們兩人詳細形容那櫃子、抽屜的時候，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我們心中都想到，這樣的「抽屜」，倒像公衆殮房中的藏屍格。）

而那時，良辰美景也想到了這一點，雖然她們膽子大，不會害怕，但心裡還是不免有點發毛，而更令她們駭然，倏忽之間，身形一閃，疾退了開去，雙雙貼牆站定，手握著手，連氣也不敢出的是，那抽屜一被拉開，就有一陣十分響亮，乍一聽，怪異至極的聲音，自抽屜中傳了出來。



他們的行動十分快，一拉開抽屜聽到有聲響，立時後退，所以，竟未曾看清楚抽屜裡面的情形。

她們被那陣聲響嚇退時，還未曾聽清楚那是什麼聲音，等到退到了牆前（牆上掛著許多大幅的圖表），已經聽明白了那是什麼聲音，可是這一來，她們的心中，更加莫名。

那竟是一聲——嘶聲，其響如雷的嘶聲。

除了人之外她們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動物會發出嘶聲，既然在那大抽屜中，有嘶聲傳出，那毫無疑問，是有人睡在裡面。

她們在拉出一大抽屜時，已有了那是殮房的藏屍格的感覺，若是弄清楚，裡面躺著一個死人，那倒反而不會覺得奇怪，因為這裡是醫生的研究所，醫學本來就是研究人體的學問。

可是，如今，在抽屜中發出嘶聲的，當然不會是死人。一個活人，在那麼大的建築物之中，哪裡不好睡卻睡到了鐵鑄的大抽屜中，而且還睡得如此之沉，那豈非怪異莫名？

她們一開始，確然感到駭異，可是一個轉念間，她們就感到，自己是被戲弄了，那個人，一定是安排在那裡，等她們來，嚇她們的。那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惡作劇，一個開她們玩笑的「陷阱」，說不定，立刻就會燈火大明，許多人湧進房來，看她們的窘態。

她們也想到了，布下這個陷阱的，可能是胡說和溫室裕，而我則是幫兇。

這時，她們已經感到了無比的委曲，覺得受了戲弄，覺得我無論如何不應該參加戲弄她們的行列。她們心中有了成見，再遇上後來發生的一些事，才使她們氣得忍不住哭了起來的。

第四部：李自成、李巖和紅娘子

當時她們生氣，忍不住各自頓了一下腳——發出了極其輕微的聲音，卻令得在抽屜中的人，駭聲陡止，而且，立即坐了起來，在黑暗中看來，情景又變得十分怪異令人駭然。

那人上半身坐了起來，下半身還在抽屜中（抽屜祇被拉開了一半），而他一坐起之後，自然是背對著良辰美景的——他躺著的時候，頭向外的論斷。

(二十)

閉上眼睛前，她跟自己說，就當她什麼事都不知道，等她睡醒了，一切就會沒事了。

當藥效漸漸發揮效用，歐嘉芝緩緩地睡去，再度墜入夢鄉。

西落的夕陽緩緩收斂日光，靜悄悄的屋內除了床上嬌美人兒的均勻呼吸聲，以及偶爾的翻身動作外，空氣彷彿也凝結靜止。

紫紅的晚霞在天邊出現，隨即又逐漸淡去。

隔壁傳來八點檔的片頭曲，劇中男女主角經過一番山盟海誓，再由男女配角出場攪和一陣之後，片尾曲前奏隨著明天的預告響起。

「康熙來了」今天訪問了林志玲，在全國男人目不轉睛的觀賞之下，創造了高收視率。

終於，床上蜷在棉被裡的嬌美人兒稍稍有點動靜。

看看時間，她也該醒了，睡了整整十個小時了。

「好……渴……」棉被被掀開，一張睡眼惺忪的臉打了個呵欠，卻還是美麗動人。

話才說完沒多久，一陣玫瑰花香飄了過來，吸引住歐嘉芝，順著香氣來源，一杯泡好的茶，正冒著香氣放置在她床邊的茶几上。

「好香喔！」

這是去年她去倫敦時，順手買回來的玫瑰花茶，之後沒泡幾次，就被她束之高閣了。

想想還真是對不起對喝茶考究的英國人，她忽然傻笑了起來，伸手要去拿茶杯。

才一碰到杯身，她立刻被燙得縮回了手，這茶怎麼這麼燙！燙！？歐嘉芝原本混沌的腦袋立刻清醒過來，她又沒泡茶，怎麼茶是燙的？

「茶太燙了嗎？」一個醇厚低沉的男聲飄進了她的耳裡，刺激著她的聽覺神經。

歐嘉芝緩緩轉過頭，看見了一張陌生男人的臉，而且，那張臉還長得該死的帥！

「茶是不是太燙了？」他好心地又問了一次，而這個傻掉的女人祇是瞪大眼睛看著他。

在他隱約的記憶裡，他似乎常常被女人用愛慕的眼神看著，但是，好像從沒有人用她這種眼神看著他。

他「觀賞」了她好久，從她一臉蒼白地進門到上床睡覺，然後起床，忽然傻笑，到現在一臉像見到鬼般的錯愕。

見到鬼的人，通常除了呆住之外，好像還會大叫……

念頭才剛浮現，幾乎不到一秒鐘，她馬上驚喜尖叫了起來。

第二章

「拜託，不要再叫了！」他的濃眉緊蹙，媽的，真不可思議，這個女人竟沒換氣的連叫了五分鐘了。

「相信我，我可以解釋，祇要你不要再叫了。」

逼不得已擺出拜託的手勢，要不是他得維持自己的紳士風度，早把她的嘴搗住了。

「你、你、你——是誰？為什麼會在我家？」緊抱住棉被的歐嘉芝也叫累了，既然他可以解釋，就先讓他解釋吧。

另一方面，是他臉上的無措跟懊惱也多少少說服了她。

「我不是人。」帥帥的臉上有著不搭的憂愁。

(五)

天使花嫁

陶米

「我是這裡大小姐教我說的，又叫我瞞著小姐。據婢子看來，裴老爺做事虛虛實實，令人難測。此話之真假未可遽信。小姐不要墮其術中，自費苦惱，使伊父女暗笑小姐之太愚拙了。」寶珠聽見如媚這番相勸的言語，忽然醒悟過來，道：「你之所言一絲不錯，這是裴老爺試我，靜守宜郎可是真心。我何不將計就計！」附著如媚的耳道：「你去如此這般，可好麼？」如媚點頭道：「很好！小姐不要當真的。」被寶珠一口啞，笑著去了。如媚趕至中堂，慌慌張張張張叫：「老爺、夫人，不好了！」裴老爺夫婦同吃驚道：「什麼事這等慌忙？」如媚道：「婢子將老爺吩咐的話向小姐說知，小姐急了，在那裡上吊呢！」這一個信唬得裴老爺等一齊趕至後邊，見寶珠房門緊閉，高叫：「寶珠，休要如此！這是老夫試你的心，何得自尋短見！」說著，用腳將房門踢開。但見寶珠笑嘻嘻的出來道：「爹爹之恩未報，怎敢就捨得死？」裴老爺見寶珠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個智巧之女，深知我心。不枉我一番美意。」大家各自放心。

且按下裴府之事，再言宣公履在裴府探信，總會不見裴公子問個實底，好不心中焦躁。每日祇坐在書房癡癡冥想。茶不思，飯不想，又有些病將起來。那日正悶坐書房，忽見書僮呈上裴公子一封字兒。公子接過，折開字兒一看，不知其中是憂是喜，且看下文。

第十三回 許姻借筆 赴選登科

詞曰：

拙癡不解虛圈套，誤認冰人可代包。

筆底生花花解語，笑他往事亦徒勞。

宣公因訪不出寶珠的消息，正在書房心中納悶，忽接到裴公子一封字兒。祇見信皮上寫著早上「宣仁兄喜書」五個字，不免疑心道：「裴仁兄這封書怎加一『喜』字？且折開一看，便見分曉。」想畢，把書子折開，抽出信來，見是一幅松江箋，寫詩四句在上面。細細定睛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詩曰：

癡生何必過躊躇，裴寶珠原何寶珠。

珠拾江心留好合，難求月老釋前辜。

宣公看了書子，大吃一驚，祇問：「不好了！哪知寶珠竟認真是裴年伯救回。他好意與我為媒，我大不該回的那等決絕，又寫了憑據與他，再不懊悔。今日叫我怎好意思去求他？若不去求他，寶珠又在他家，這便怎處？」

(四十五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圖解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